

(一)
那盆名叫“伊丽莎白”的月季,是高中我在家养病那年,舅公送给我的。那时我身体很不好,每年都要感冒发烧好几次。这一次是感冒好了,烧也退了,但人总觉得疲乏无力。夜间睡着,会出一身冷汗,把汗衫都湿透。还会做一些奇怪的梦,比如魂灵如烟喷出火星般,升到高空。当时在贵州支内的我爸,也正好回上海探亲,我便没有回到住读的中学,继续在家休息。

月季「伊丽莎白」

就又回床上去躺着了。当时以为只是身体虚弱,所以昏倒,没啥大不了的。因为怕家人担心,也没有跟他们说。

过了几天,是我正在医院实习的学医的二姐,偶然想到要用听诊器给我听一下心跳,一听就发现不对头。

那天傍晚我和家人是步行去的离我家最近的普安路上的曙光医院。记得当班的医生一听我的心跳,就脸色一沉,又急忙招手叫一个实习医生来听。估计是某种典型的心律失常,他想让这个学生见识一下。接着又责怪我家人,说在这种情况下,怎么还让我步行来院。当然,他是责怪他们的,因为他们和我一样,都不知道我当时病情的严重性。

当晚,我就被留在急诊室观察了,晚些还发了病危通知。当时的我也觉得没什么,后来还当笑话说起。现在和医院打交道的经验多了一点,知道医院只有对死亡概率相当大的病人,才发病危通知的。

后来家人就把我转到东中路仁济医院,不久又住进了监护病房。

(二)
后来医生问病史时,我才提起曾晕倒的情况。他们说,这其实是“阿斯综合征”——心律骤变或心跳骤停后导致大脑缺血,以致丧失意识,就像断电导致电脑停机一样。有的人心跳停了以后就没再跳起来,就这样死去了。

住院期间的一天早晨,我还听见两个实习医生窃窃私语地说,昨天半夜我的心跳最慢时到过一分钟三十九次。

那个时候,我其实是与死亡擦肩而过,但我并不知道。因为在少年人乐观的心里,我还会活许多年,我从未想过自己可能会死。另外一个原因是,除了乏力、嗜睡外,我当时也并无其他严重不适。

医生们当时对我的诊断是爆发性心肌炎。但到底是病毒性,还是风湿性?他们一直在改主意,一直到我出院也没确定。

治疗方法是给我静脉滴注大剂量的皮质激素和抗生素。因为用激素的关系,出院时我人看上去很胖,但其实中学时代的我一直很瘦,那只是浮肿。

出院后我还在家待了半年时间,一边养病,一边慢慢自习,追上在学校的同学们的进度。



春山观瀑图 (纸本设色) 陈翔

(三)
自己爱花也知道我爱花的舅公,抱了一盆月季来送给在家养病的我。“这是外国品种哦!”他说。“名字叫伊丽莎白。”上世纪80年代初,虽然开放程度远不及现在,新的国外花卉品种也在不断传进来。人们对美的爱好,就是这么强大。

临走时,舅公又特意强调了一遍:“这叫伊丽莎白哦!”似乎这个名字本身,就意味着什么。

养病那半年,对我来说是极其沉闷的。因为少年都好动,而在心肌炎恢复期间的我,不能活动;少年喜欢跟少年在一起,而我的少年伙伴们,都在一小时车程以外的寄宿学校里,为准备高考而苦读。

陪伴我度过这段苦闷日子的,一个是小猫小花;一个就是这盆月季了。它们一动一静:小花适合陪我玩;月季则适合静观。我把这盆伊丽莎白,放在二楼房间的窗台上。

时值五月初,月季苗生出紫红色的嫩枝,那种生机,真是蓬勃而惊人的。在新枝顶端,长出逐渐膨大的花苞。最终绽开时,露出粉红色的密密层层的花瓣。因为花头沉重,在五月初的微风中雍容地垂着头。

仅几年,我常常想起舅公送我的这种粉色月季。现在网店里各种进口品种的月季,我就上网

开个短会,宝贝们跟着老师继续玩。这可捅了马蜂窝,进门时还和老师各种互动的孩子们,瞬间抛弃老师,哭喊着要亲爸亲妈。戴着口罩的老师,表情再丰富,声音再动听也不管用,就

班级教室门口,第二天起,家长们只能戴着口罩,送进校门两米,刷完接送卡,就没家啥事了一站在隔离带后,举着手机遥看自家宝贝先过第一道热成像体温关,再去洗手,接着找那一排3位的晨检医生,好在为了维持秩序,学校动用了能动的后勤勤前所有老师,家长孩子各行其道,流程一步也不错。

可是,小班宝宝怎么办?校门口这边是深情款款言情剧,那厢是拦腰抱腿撕头发的动作片,再来个斗智斗勇谍战剧,过程不重要,我们看结果。能让宝贝进入教室就是胜利。每个班级一共就三位老师,天天早来报到。教室里一位老师在各种变身吸引孩子们注意力,校门口,一位老师在做往复不停搬运工:能哄能骗的娃,牵着小手带进教室;意志坚定不动摇

的娃,先试试连哄带骗跟家长说再见,一看情形不对,家长孩子都要开哭,直接抱起来就往教室送,任你拳打脚踢也不能放手。我单手抱着几十斤的娃,万分庆幸自己曾撸过铁臂力还行,不然,和娃一起摔在校门口,背后几十个镜头在直播,这是分分钟上头条的节奏了。好处就是开学一周瘦3斤,健身房都不用去报到了。

待到二三十年后,今年的娃娃们该有资本告诉自己孩子,你爸妈我当年可是天天坐着老师的肉肉专车,走专用通道进的教室,这是一般人羡慕不来的。

生活渐渐形成了一种也不惊慌也不急躁的秩序。

庚子中元时 客威海

秦史轶

乌云浊水望难收, 竟夜未眠登海楼。 赋咏堂听丹魄泣, 旣能屡见碧霞愁。 五千年梦断民贼, 十四亿魂牵寇仇。 喋血尚存金陵壁, 西风渐起又严秋。 注:鲍照“严秋筋竿劲,虏阵精且强”。

去查了,发现名字里带“伊丽莎白”的,居然有三种:一种叫伊丽莎白·斯图亚特(Elizabeth Stuart),是杏色的,显然不是舅公送我的那种;一种叫修女伊丽莎白(Sister Elizabeth),确实是粉色的,花瓣比较小但是数量多,可达130枚,是英国奥斯汀公司培育的,但它2006年才上市,舅公送我的,不可能是这种;还有一种叫伊丽莎白女王,是美国人兰默慈博士(Dr.Walter Lamert)为纪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登基而培育并命名的,1954年上市。植株强健,花瓣每朵约30-40枚,比较大片。舅公送我的,大概是这种吧!

近四十年过去了,这棵伊丽莎白早已不知去了哪里,但它那娇美的花朵,在雨中雍容地垂着头的面,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花儿的力量可真大啊!是它给我那颗少年的心带来了抚慰,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康复期。

韩国影片《房子的故事》和房子有关,一开始,我们就看到女主角姜恩书(李裕英饰演)在房产中介的陪同下找房子。看得出,她对房子的要求比较高,看了六七套房,还是不喜欢,使得中介对这个客户失去了信心,不愿再跟她做生意。

房子的故事

刘伟馨

姜恩书是报纸编辑,照她朋友的话,“你不年轻又还没有老,去谈点恋爱吧,别整天想着找房子”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?原先租屋即将到期,又不想将就凑合。想来想去,只得搬去和父亲一块儿住。

这是导演朴齐凡的处女作。他在电影里,多次提到房子,比如,姜恩书曾和女友一起住地下室,她父亲年轻时一直想购置公寓房,她姐姐一家现在就住在宽敞的公寓里,而离婚再嫁的母亲,居住在海边漂亮的独栋房子里……导演还会让报社的头指导姜恩书编版面:房子也不是随便造的吧,你编的版面都是文字,像仓库。现在,姜恩书不情愿地搬到像仓库的父亲家里来了。

导演把镜头对准独居父亲的家:沿街、拥挤、脏乱,没有窗户,只有墙壁上挂着一幅海岛风景旧挂历还显出一些生气。父亲是随叫随到的锁匠,为人配钥匙、开锁。对姜恩书来说,这个家,已不成为家,在这里,喜欢骂人的父亲,赶走了姐姐,赶走了母亲。在她心目中,父亲喝酒、脾气暴躁、自私小气,目前为止,她是家里唯一可以和他对话的人。

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父亲沉默寡言,虽然提到当初姐姐没有告知父母就离家结婚时,仍勃然大怒,还透出过去暴怒脾气的样子,但大多时候,默默地听,默默地看,默默地做。比如,姜恩书租屋忘带钥匙,打电话叫父亲来开锁,开完锁,父亲想不告而别。姜恩书说:“要怎么说一声?”父亲回答:“看不到你就知道我走了。”姜恩书和女友一起看无声电影,说:都不说话,我怎么感受电影?而女友反诘: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?姜恩书不希望父亲什么都不说,其实,她并不了解父亲。

父亲由姜信日饰演,对于小女儿搬来和他一起住,喜怒不形于色,但所有举止,无不透出父爱:悄悄买来适合女孩子用的粉色毛巾;原本已暗自煮好了菜,听女儿要叫外卖,把盛好的饭倒进电饭煲,陪女儿一起吃中国料理;试用久无人坐的副驾驶座位安全带;半夜开车接女儿下班,尽管女儿可以报出租车车费;亲自买菜做泡菜、腌水蜜桃给女儿吃;有一回喝完酒,在街上摸女儿头,女儿说,我不是小孩子了,父亲说,你当然是……

这是一部很安静的电影,不煽情,父亲点滴细微的表现,润物细无声,让女儿感受到了;而电影,又用女儿自己的眼睛,看到父亲具有高超的开锁技术,对徒弟慷慨无私,全然没有小气的样子,终于让她打开箱子,一件件把自己的衣服挂在父亲的衣架上——当初,父亲要拆箱,她阻止:“找到新地方我就要搬走。”她开始擦地板,整理房间,把这里当成家。

这部电影节奏不快,很慢,但不拖沓,镜头之间切换,很干脆,没有多余的话。父亲和女儿大吵,要她搬出去住,女儿莫名其妙,原来父亲受毛巾店老奶奶突然去世冲击,不愿女儿受累,前面一个看病镜头,后面父亲住院镜头,就交代父亲患重病的信息。父亲去世前,给小女儿看过手机,他拍摄的大女儿家公寓照片,人却没有进去。姜恩书给父亲看姐姐孩子们的照片,告诉他母亲现在也幸福,常常坐在窗边,望着大海,现在去地球的另一边旅行了——这可是父亲过去对母亲的承诺。银幕里,红色的太阳,一架飞机驶过。父亲说:“真好。”

姜恩书独自回到了父亲的家,她吃着父亲留下的泡菜、泡菜,摘下父亲悬挂在墙上的海岛旧挂历,印痕宛如窗,在没有窗的屋子里,似乎透着光。父亲曾说:“房子在,人会离开。”女友说:“住在哪儿,哪儿就是家。”对于姜恩书来说,这里才是她的家,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时光,让她打开了家的门,知道什么是家。

匠人的传承

柏伟

“民间艺人”画家戴敦邦先生嘱我参加“紫砂匠人”华小其艺术生涯60周年的活动。戴先生与华小其曾合作过四把紫砂汉方壶,轰动艺坛。年近八旬的华小其,上世纪50年代,年仅13岁便进入宜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学徒。宜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是其赫赫有名的宜兴紫砂工艺厂的前身。当时紫砂七老中的裴石民、顾景舟、王寅春、朱可心、吴云根5位先生都曾手把手带教过华小其。特别是裴石民,视华小其为其亲弟弟。

有个故事可以显出华小其精湛的技艺:当年顾景舟考紫砂厂里的工艺师,让周桂珍做了三个壶身,让其他工艺师配壶盖。结果无人能完成这道顾氏难题,最后还是华小其连配三个壶盖,成紫砂界一时佳话。两把被人重金收走,余下一把藏于华小其处,难得一见。壶底为周桂珍印,壶盖为华小其印,壶身壶盖浑然天成,称为观止。华小其为人极为低调,不重于名利,不让人称她为大师。退休后紫砂厂留其任辅导一职被华小其婉拒。老太太平时只居于宜兴一隅,不问俗事,安心治壶,孜孜矻矻,乐此不疲,所制之壶传承传统特色,施技全面,擅制传统壶形逾百款,“形、神、气、态”皆堪称一流。

这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时代,也是一个匠人精神有些匮乏的时代。幸好,依旧有许多老先生坚持自己的双手,不问俗事,安心守望着这些传统。也正因为他们,我们那些“老手艺”得以在民间继续流传。华小其培养其子华晓亮其孙华建潮,成为新一代制壶艺人。有意思的是,戴敦邦之子画家戴红情与华晓亮、华建潮也开始了合作制壶。“民间艺人”与“紫砂匠人”合作制壶的传统有了延续,华小其笑言自己的工匠精神有了传承。问华小其,什么是好壶?她答曰:“制壶就两条。其一好料,其二得用原始工艺。举个例子,刮壶的明针一定要用牛角的,如今制壶人偷懒,大多用塑料片刮,怎能做出好壶。”工匠精神的传承并不容易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上海中小學生9月1日准時開學,面對喜極而泣的神獸爹媽們,我們幼兒園老師可是忧心忡忡——半年沒來園了,老生們之前辛苦建立的幼兒園常規是否已經被扔到九霄雲外;最關鍵3歲新小班入學,現如今需要错峰快接快送,家長不入園,不利於消毒的物品及玩具系統不帶,新生能經受住考驗嗎?

第一波考驗很快來臨——暑假里的新生家訪。果然不出所料,特殊時期特殊辦法,傳說中的雲家訪閃亮登場。不過選擇權在家長手裡,要求老師上門家訪,或者約好時間雲家訪,統統由家長自行選擇。當然,家訪老師臉上的口罩是全程不能脫下的,只露半張臉,還要讓第一次見面的新寶寶們喜歡老師,開學跟着老師走,這難度不

是一點點啊。想想不放心,老師到底長什麼樣子,還是提前拍段不戴口罩的視頻,外加戴口罩的照片,8月就提前給到各家,每天看幾次,混個眼熟吧。一樣拍視頻了,順便拍個校園外加教室場景吧,從收到錄取通知書到現在,小班就沒進過校園,也真是難為你們了。等到戴着口罩正式上門家訪,情況比想象中好,估計家長把老師的全臉視頻每天在家循環播放,居然就靠半張臉,也能收獲寶貝們的喜愛,瞬間讓我膨脹了——路轉粉,也沒有想象中難嘛。

但是,打臉就在開學前。8月31日上午,寶貝們跟着爸爸媽媽來新學校參觀啦,滿教室琳琅滿目的玩具,瞬間讓寶貝們笑逐顏開。但是,中途需要和家長們分開大半小時,家長們

開個短會,寶貝們跟着老師繼續玩。這可捅了馬蜂窩,進門時還和老師各種互動的孩子們,瞬間拋棄老師,哭喊着要親爸親媽。戴着口罩的老師,表情再豐富,聲音再動聽也不管用,就

小班入學記

火焰瑪瑙

算有人來抱老師大腿,那也不是喜欢你,而是央求你帶她去找爹媽。還好在班十幾年,這個狀況已經預料到,提前買好的泡泡機閃亮登場。草地上,泡泡槍一通發射,梨花帶雨的小可愛們,瞬間忘記找爹媽,直接抓泡泡去了。

半天活動只是預熱,最大的考驗在開學後啊。除了第一天爸爸可以送進

班級教室門口,第二天起,家長們只能戴着口罩,送進校門兩米,刷完接送卡,就沒家啥事了一站在隔離帶後,舉着手機遙看自家寶貝先過第一道熱成像體溫關,再去洗手,接着找那一排3位的晨檢醫生,好在為了維持秩序,學校動用了能動用的後勤勤前所有老師,家長孩子各行其道,流程一步也不錯。

可是,小班寶寶怎麼辦?校門口這邊是深情款款言情劇,那廂是攔腰抱腿撕頭發的動作片,再來個斗智鬥勇諜戰劇,過程不重要,我們看結果。能讓寶貝進入教室就是勝利。每個班級一共就三位老師,天天早來報到。教室裡一位老師在各種變身吸引孩子們注意力,校門口,一位老師在做往復不停搬運工:能哄能騙的娃,牽着小手帶進教室;意志堅定不動搖

的娃,先試試連哄帶騙跟家長說再見,一看情形不對,家長孩子都要開哭,直接抱起來就往教室送,任你拳打腳踢也不能放手。我单手抱着几十斤的娃,万分庆幸自己曾撸过铁臂力还行,不然,和娃一起摔在校门口,背后几十个镜头在直播,这是分分钟上头条的节奏了。好处就是开学一周瘦3斤,健身房都不用去报到了。

待到二三十年后,今年的娃娃们该有资本告诉自己孩子,你爸妈我当年可是天天坐着老师的肉肉专车,走专用通道进的教室,这是一般人羡慕不来的。

十日谈

特殊开学季 责编:刘芳

生活渐渐形成了一种也不惊慌也不急躁的秩序。